

南曲入声客问

清 毛先舒着

缺页

南曲入声客问提要

《南曲入声客问》一卷，清毛先舒着。毛先舒，字稚黄；后更名骀，字驰皇。浙江钱塘人。明末诸生。父歿，弃诸生不求闻达。少年曾师事陈子龙，又从刘宗周讲学。与毛际可、毛奇龄齐名，时人称为：“浙中三毛，文中三豪。”卒于清康熙间。生平著述极富，有《思古堂集》、《东苑文钞》、《诗钞》、《蕊云》、《晚唱》诸集；又精于音韵之学，着有《声韵丛说》、《韵学通指》、《韵问》、《南曲正韵》等。《南曲入声客问》一卷，是补述《南曲正韵》所未尽，从音韵学的角度来谈歌唱的书，所提出的方法，对当时歌坛上如何处理南曲入声的纠纷，颇有参考价值。

《南曲入声客问》有全集本，未见。此外则有：

（一）《昭代丛书》本。

（二）《新曲苑》本 此本据世楷堂本《昭代丛书》排印，删去张潮序文，字句间亦有改动。

（三）《古典戏曲声乐论著丛编》本 此本据初刻《昭代丛书》排印。本编重印，以初刻《昭代丛书》本作为底本。*

缺页

南曲入声客问题辞

往古之天下，偏于西北，故其为音，有平、上、去而无入。后世之天下，既有东南，以补宇宙之全，则亦必多入声之一部以补之，而后天地之元音，始无缺而不全之憾。独是南方之人，其于入声也，不能如平、上、去之画一。愚谓：欲调入声，必先定其为平声何部之所隶。其无所隶者，亦不妨听其孤行，而不必强读之于平、上、去之余；而平、上、去之无入声者，亦不必以不相协之入声强为之配。而无如言人人殊，迄无一定之部位，如“役”之为音，或读为“于”之入，或读为“衣”之入；如“菊”之为音，或读为“鳩”之入，或读为“居”之入；如“合”之为音，或读为“黑”，或读为“蒿”之入，或读为“呵”之入；如“绿”之为音，或读为“罗”之入，或读为“卢”之入——姑举数字，以例其余——吾不知其将何音之从，乃为得其正也。周德清以入声派入三声，为北曲者，自应奉为绳尺。今南方既有入声，而编南曲者必欲废之，何欤？毛君稚黄，以入声单押，随调之所宜而唱之，虽曰自我作古，然其论则极正当而可行也。歙县张潮题。

吏民叩阙请留者八万人。有儒生为歌曰：“叫况太守，民父母。早归来，慰童

叟。”又曰：“况青天，朝命宣。早归来，在明年。”时已有代锺者，竟易去。文贞公赠以诗云：“十年不婉赵清猷，七邑重迎张益州。”又数年，锺卒，吏民多垂泣送柩归。其政绩具见张修撰洪所著传，及阳穆西墅杂记。今所演双熊梦剧，杂见稗官小说，而“况青天”实本于此；宾白词曲，俱极当行，一名十五贯。

朱素臣文星现传奇中事，多有据，唱莲花落、乞酒，本尧山堂外纪；挟位调文衡山，本说圃识余；佣书宦家，本蕉牕杂录。

山阴孟称舜，字子若。其柳枝集有花前一笑杂剧，即唐伯虎遇侍婢事。卓珂月本其事作花舫缘，改华为沈，改秋香为申慵来。古夫于亭杂录又谓：系江阴士口道人，非伯虎；秋香乃上海大家，非吴典华学士。桐下听然云：“华学士鸿山，尝（一四）■舟吴门，见邻舟一人，独设酒一壶，斟以巨觥，科头向之极骂。既而奋袂举觥，作欲吸之状，辄攒眉置之，狂叫拍案。因中酒欲饮不能故也。鸿山注目良久，曰：‘此定名士。’询之，乃唐解元子畏。喜甚，肃衣冠往谒，子畏科头相对，谈讪方洽，举士浮白属之，不觉尽一觥，因大笑极欢。日暮，复大醉矣。当谈笑之际，华有小姬隔帘窥之，子畏作娇女篙舫贻鸿山，鸿山作中酒歌答之，后人遂有‘佣书配秋香’之诬；小说传奇，竟成佳话。”

南曲入声客问 清 毛先舒着〔注〕

〔注〕原本题“钱塘毛先舒稚黄着”。

客问：“子着《南曲正韵》，凡入声俱单押，不杂平、上、去三声韵中，是已。然单押仍是作三声唱之，如《画眉序》单押入声者，首句韵便应作平声唱，末句韵便应作去声唱，《绛都春序》单押入声者，首句韵便应作上声唱，岂非仍以入作平、上、去耶？则又何不仍隶入三声中邪？”余曰：“此论极妙，然却又有说：北曲之以入隶于三声也，音变腔不变；南曲之以入唱作三声也，腔变音不变。何谓音变腔不变？如元人张天师剧《一枝花》‘老老实实’，实字《中原音韵》作平声，绳知切，是变音也；《一枝花》第五句，谱原应用平声，而此处恰填平字，平声字以平声腔唱，是不须变腔也。《东堂老醉春风》‘倘来之物’，物字《中原》作务，是变音也；《醉春风》末句韵，谱应去声，而此处恰填去字，去声字以去声腔唱，是不须变腔者也。若南曲《画眉序》，《明珠记》‘金卮泛蒲绿’，绿字直作绿音，不必如北之作虑，此不变音也；《画眉序》首句韵，应是平声，歌者虽以入声吐字，而仍须微以平声作腔也，此变腔也。其《尾声》云‘可惜明朝又初六’，六字竟作六音，不必如北之作溜，此不变音也；然《画眉序》《尾声》末句韵，应是平声，则歌者虽以入声吐字，而仍须微以平声作腔者也。* 此北之与南，虽均有入作三声之法，而实殊者也。又北曲之以入隶三声，派有定法，如某入声字作平声，某入作上

，某入作去，一定而不移；若南之以入唱作三声也，无一定法，凡入声字俱可以作平、作上、作去，但随谱耳。如用‘穀’字，而此字谱当是平声，则吐字唱‘穀’，而作腔便可唱如‘窝’；谱当上声，则吐字唱‘穀’，而作腔便可唱如‘窝’之上声；谱当去声，则吐字唱‘穀’，而作腔便可唱如‘窝’之去声；非如北曲‘穀’字之定作‘古’也——余皆可推——此又与北曲殊者也。故混入三声，则与北无别，且亦难于分派；如北曲法，竟废却入声，又四声不完；所以别出单押之法，而随谱变腔为定论也。又南曲系本填词而来，词家原备有四声，而平、上、去韵可以通用，入声韵则独用，不濶三声，今南曲亦通三声，而单押入声，政与填词家法脗合，益明源流之有自也已。”客曰：“子之《说韵》，微哉工已，抑何不更设一法，令歌者入作入唱，不变三声，诘不善邪？”曰：“斯固事理之不得已者也。夫入之为声，拙然以止，一出口后，无复余音，而歌必窈袅而作长声，势必流入于三声而后始成腔，是固自然而然，不可遏也。今试口中念一入字，而稍迟其声，则已非复入音矣，况歌者必为曼声也哉。”客问：“北曲既可派入声入三声，南曲何故又难派入声入三声？”曰：“北之人作平、上、去也，方音也。北人口语无入声，凡入声皆作平、上、去呼之。即如‘穀’字，北人云呼为‘古’，北曲自应从北音，故《中原音韵》‘穀’字当以入作上而音‘古’。凡入声皆然。此周挺斋氏之以入派归于三声，非任臆强造也。若南曲，自应从南音。南人呼‘穀’与‘谷’、‘谷’等音同，原不呼‘古’，凡入声皆然，原未尝作平、上、去呼也，则南曲安得强派之入三声也！既难强派，别无归着，则自应更为标部而单押矣。歌须曼声，入便难唱，则自应随谱之三声作腔矣。客详斯理，夫复何疑。”

客问：“南曲入声，既可随通三声，则凡应用三声者，皆可用入声邪？”曰：“否。音有四声，而大段尤重平仄。上、去、入，皆仄声。凡用入声，在曲头、腹者，止可于通上、去二声，若平声则不可以入声代之；若以入声押韵尾者，方可以平、上、去随叶耳。然亦须相牌名，不可浪施，亦仍须用入声部单押，不可与三声通押如北曲法。《幽闺记》‘胸中书富五车’、‘山径路幽僻’、‘拜新月’诸曲，皆入与三声通押，是施君美作南曲，亦沿袭北曲之法，他家如此者亦多，然皆非也。君美‘春风紫陌’出，引子、过曲，俱单押入声，此得之耳。且余谓南曲入可通三声，亦谓作腔耳；若吐字，亦自须分明，岂可竟濶唱邪！”

客曰：“子着《南曲正韵谱》，以为四声咸备，今平、上、去皆有闭口音，而入声独无，何也？”余曰：“势不可也。入之为声，拙然而止。凡曲出字之后，必须作腔，若入声而又闭口，则竟无腔矣。故三声可用闭口，而入声无之也。即据诗韵缉、合、叶、洽四部为闭口入声，而填词则已杂通他韵，不端于闭

口中互通与独用；至元周德清皆隶入支思、齐微、歌戈、家麻、车遮诸韵，而不隶于侵寻、监咸、廉纤三韵者，亦此意耳。”

客曰：“南曲入声既可以唱作平、上、去，而此三声原有闭口，则唱入声者，又何不可依三声而收闭口欤？”余曰：“核哉斯驳！然又有两截、三截之分焉。唱入声不闭口，止是两截；唱入声闭口，便是三截。如‘质’字，入之不闭口者也，唱者以入声吐字，仍须照谱以三声作腔，已是两截——两截犹可也；若‘缉’字，是入之闭口者也，唱者以入声吐字，而仍须以三声作腔，作腔后又收归闭口，便是三截，唇舌既已遽难转折，而亦甚不中于听矣！则废之诚是，而又符填词与北曲之例，当何疑焉。”

客曰：“三声之唱也，有吐字，有作腔，有收韵，亦是三截，而唱入声者独两截；且三声既可三截唱，而乃谓唱入声者三截即不便，何也？”曰：“又核哉！然凡入声之唱也，无穿鼻、展辅、敛唇、抵腭、闭口，而止有直喉。直喉，不收韵者也。都无收韵，故止两截也。三声有穿鼻诸条，是收韵也。收韵，故三截也。有收韵而三截，所以曰便；无收韵而收韵，是强为之也。强为之，故不便也。且三声作腔，止就其本声，故自然相属，而不费力；入声之作腔，必转而之三声，则费力，若更收韵，则益以不便。”

客曰：“然子着《韵学通指》、《唐人韵四声表》，何以但曰‘入声无穿鼻、抵腭韵’，不曰‘无展辅、敛唇、闭口’也？”曰：“诗与曲，不同也。”曰：“然则柴氏《古韵通》，何以标十四缉为独用，而合、叶、洽祇自相通，无别通邪？”曰：“余固云诗与曲不同。柴氏亦为诗、辞言之，而余为*曲言之。盖声音之道，古与今自不无间殊云。”

歌席解纷偶记（附）

酒客或作《黄莺儿》，首句云：“纤手白于绵。”即席善歌者歌之，谓“白”字不入调，却难上口。歌者颇精音韵，而作者又自负曲学，两人辩之不已。余适入坐，叩知其故，笑谓歌者曰：“此字、谱当用仄声，而‘白’是仄声字，作者非误；但君守《中原音韵》太专，而不知通变于南曲耳。盖南曲唱入声，与北曲异。北曲‘白’字定作平声，巴埋切；南曲‘白’字不定作平，唱时但以入声吐字，而作腔则随谱之平、上、去三声可尔。据谱，《黄莺儿》首句第三字当用上声，则‘白’字当以入声之‘白’音吐字，而以上声作腔，不应如北曲之唱作平声也。今君泥北韵以唱南曲，故柄凿耳！”余语是已。又持《南曲入声客问》共阅之，两俱爽然云。*

跋

入声之不通于三声也，自古然矣。如“度”之入为“忖度”之“度”，“告”之入为“忠告”之“告”，“仄”之入为“镇仄”之“仄”，“准”之入为

“隆准”之“准”，使从入声逆而溯之于平声，宁不大相径庭乎？今毛君之论，随其调之平仄为平仄，则亦与余逆溯之说相合。但入声有孤行而无平、上、去者，吾未如之何也已。然余于此窃亦有法焉：于数说牌名用之，则并不须改唱三声，亦可安于入声之本位而无难也。心斋张潮。*